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十六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漫话山西方言文化

吴建生 著

一方水土养育了三晋大地纯朴的劳动人民，同时也生生不息的繁衍中保留了“活化石”般的山西方言。三晋大地上带着老陈醋味儿的山西方言，深深地打上了悠久而多姿多彩的历史文化印记。

山西方言的复杂性

在北方方言中是

少有的相对封闭的

一方水土养育了三晋

大地纯朴的劳动人民

同时也在生生不息

的繁衍中保留了

活化石般的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6辑)

漫话山西方言文化

吴建生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875 字数:300千字

2005年9月第1版 200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49-5

G·20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璧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山西方言中的古词语	(3)
二、山西方言中的谐音词语	(10)
(一) 撮音求吉	(13)
(二) 谐音避凶	(18)
三、山西方言中的饮食词语	(21)
(一) 饭和米	(21)
(二) 馍、面、糕	(28)
四、山西方言中的人名和地名	(43)
(一) 人名	(43)
(二) 地名	(47)
五、山西方言和文学作品	(49)
结 语	(52)

引 子

从地图上看山西，我们可以发现，整个三晋大地处在高山和大河的包围之中。东边的千里太行，是山西与河北、河南的分界标志；西部、南部紧依着的滔滔黄河，使晋西、晋南与陕西、河南隔水相望；北部的五台山、管涔山、恒山，巍巍而立于绵延起伏的长城之内，而长城以外，便是内蒙古自治区了。相对封闭的一方水土养育了三晋大地纯朴的劳动人民，同时也在生生不息的繁衍中保留了“活化石”般的山西方言。

山西方言的复杂性在北方方言中是少见的。“入声”，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在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方言中，发音短促并收喉塞音尾的“入声”已经基本消失；而在山西的多数方言里，“入声”现象还十分顽固地保留在口语中。语言学工作者从语音角度研究山西方言，根据有无入声以及古四声在今方言里的演变情况，把山西话划分为六个方言区：

中区——分布在晋中一带，以太原方言为代表；

西区——分布在晋西一带，以离石方言为代表；

东南区——分布在晋东南一带，以长治方言为代表；

北区——分布在太原以北地区，以忻州、大同

方言为代表；

东北区——东北部的广灵县；

南区——分布在山西南部，以临汾、运城方言为代表。

有趣的是，研究山西文化的学者也曾经作过以下关于山西文化类型的分区：

商贾文化区——即晋中一带；

道教文化区——即山西西部一带；

神话文化区——即晋东南一带；

佛教文化区——即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地区；

边塞文化区——即雁北一带；

耕读文化区——即山西南部临汾、运城一带。

略作比较便可发现，两种分区的角度虽然不同，结果却大体相似。这当然不会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巧合。关于方言分区标准的问题仍在学术界的讨论之中，关于文化类型的分区是否精当我们也暂且不论，而分区结果的大体吻合，恰恰证明了山西方言与山西地方文化的一致性。

实际上，早在周秦时期，我们的先人就开始通过搜集方言俗语考察了解风土民情。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记载，在周秦时期，天子常常在秋收以后，派遣使者驾车到各地搜集方言俗语，回来后整理记录，藏于密室之中，以备查用。《礼记·曲礼》上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而表现这“禁、俗、讳”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方言。代代传承的地方话语，承载着深厚的地方文化。三晋大地上带着老陈醋味儿的山西方言，深深地打上了悠久而多姿多

彩的历史文化的印记。

我们这本小册子，将从山西方言中的古词语、谐音词语、饭食词语、人名和地名以及山西方言和文学作品等几个方面，展示三晋大地上独具特色的山西方言文化。

一、山西方言中的古词语

山西方言中保留着较多的古词语。我们从万荣“𦉳(zèng)”谈起。

万荣“𦉳”，指的是万荣笑话。据说这组笑话产生于万荣县荣河镇谢村，共有72个，因此当地有“荣河72𦉳”的说法。伴着人们田间地头、茶余饭后的笑声，“𦉳”故事不断发展，形成了“万荣新72𦉳”“万荣新新72𦉳”等新笑话，广泛流传于晋南一带，并逐渐扩散到全省。近年来，随着河东经济文化的发展，万荣笑话更是层出不穷；一些有关书籍和光盘的出版发行以及山西电视台卫星频道万荣笑话专题节目的推出，使得原不登大雅之堂的万荣“𦉳”笑话走出了河东，受到山西人民的普遍喜爱，并且流传越来越广，在全国范围内也有了一定的影响，甚至大有冲出国门之势。

关于“𦉳”的用字问题，曾经有过一些争论。有人认为应当写作“楞”，有人认为应当写作“憎”，有人认为应当写作“争”，还有一些人认为是“纵横”的合音。但是这几种说法都没有语言学上的可靠依据，所以不被大家认可，书面上只好常常用同音字或索性用拼音 zèng 来代替。

其实，从语音和意义两方面综合考证，zèng的本字就是“脞”。这个字在《广韵》《集韵》中都有，是“痴”的意思。《集韵》中标明的读音与万荣今读音声、韵、调均相合。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印行的《中文大辞典》中“脞”字的第三种读音的第一个义项也与万荣话音义相合。

“脞”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不用了，但还活在晋南人的口语中。如某人做事情有点傻，或者带点楞，或者做的事情不符合常规，就会说某人有点“脞”。与此相关还有一个词是“脞气”，所谓“脞气”，指的是有悖于常理的一种思维方式。说某人身上带有“脞气”，就是说这个人说话做事与一般人大不一样。万荣歇后语说“三九天穿衫子——耍脞哩”，意思是在寒风冽冽的三九天气里穿单布衫，是在故意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耍脞”相当于普通话的“显摆二百五劲儿”。

据当地的老人们讲，“脞”故事起源于什么时候，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在道光年间，确有一件为“脞”而立碑的事情。原来河南有一位铁匠，逃难流落到万荣谢村，这位铁匠无儿无女，只有徒弟与其相伴。铁匠去世后，由其徒为师立碑。因为铁匠及其徒弟在村里做人做事并不受人尊敬，而这位徒弟偏偏是个文盲，所以被人愚弄而给师傅立下了写着“七十二脞，立碑为证”的石碑。这块碑据说一直保留到上个世纪初，民国时期，还有人见到过那块碑的残片。遗憾的是，当时石碑上的“zèng”究竟用的是哪个字，现在已经无人能说清楚了。

从流传至今的一些笑话来看，最初的万荣“脞”故事，的确是做呆事、蠢事，说痴话、傻话相关的。正因为如此，几

代人流传的那些故事被当地的文化人视为不雅，所以只在乡间百姓中口耳相传，并未进入主流社会，当然也就不会留下什么文字记载。但是，从万荣“脬”故事近200年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况且流传越来越广，深受人们喜爱的发展史来看，“脬”里所反映的绝不仅仅是是愚笨和呆傻。在那些看似愚钝、使人忍俊不禁的笑话里，实际上蕴藏着河东人倔强、梗直、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格特点和超出常规的一种思维方式。二者的结合，正是当地幽默文化的源泉。飞跃前进的时代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使河东方言承载着的“脬”笑话题材范围越来越广泛，内容越来越丰富，针砭时弊的讽刺色彩和感染力也越来越强。由“脬气”发展而来的“万荣精神”，其文化内涵远远超出了“脬”的本义。

我们再看“争”字。

普通话里的“争”作动词时有两个义项：一是争夺，例如“争冠军、争上游、两个人争一本书”；二是争论、争吵，例如：“为这件事，他俩争了一个晚上。”山西方言里的“争”除了这两个义项之外，还表示“差，欠”的意思，例如：“到集上买猪娃，还争几块钱。”“布料扯少了，做棉袄还争几寸。”“他争我几百元，还没有还我。”这是保留了古代的用法。如唐代杜荀鹤《自遣》诗：“百年身后一抔土，贫富高低争几多？”“争几多”即“差多少”；宋代方岳《满庭芳》词：“笑鲈鱼虽好，风味争些。”“争些”是“差些”；元曲《刘知远诸宫调》十一：“比我只争些年纪，如今恰是一十三岁。”“争些”指的是年纪“小了一点儿”。“欠”的意思是从“差”引申而来的，元以后多说成“争差”，如元代白仁甫《梧桐雨》三：“国家又不曾亏你半掐，

因甚军心有争差？”现代文学作品中偶尔也能见到这样的用例，如巴金《兄与弟》：“你争我钱不还，我才抢去压的。”

晋南有某人“争几成儿”的说法，“争几成儿”就是“少几成儿”，意思大体相当于普通话的“不够数儿”或“愣头愣脑”。由此义进一步引申，方言里的“争”还可以表示“能干、勇敢”等意思。例如“弟兄两个念书，兄弟比他哥争”，“他做活儿真争，能顶三个人”等。当地的歇后语“王大干揽箠（cuó，指筐子）担水——真争”，包含着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有一年，一冬无雪，麦苗大旱。初春时节，不等天亮，人们就挑着水桶到黄河边破冰取水，浇灌麦田。唯有王大干挑着两个特大号的筐子也混在人群中。人们讥笑王大干是个傻子，但王大干乐呵呵的，一点也不在意。天亮了，人们把挑回的水倒进麦田里，王大干把挑回的两大筐冰块儿也倒进麦田里。太阳渐渐升高了，到了中午，冰块全化了，滋润的麦田比两担水还多。后来，人们就用这个歇后语夸奖那些有创新精神的能干人。

“启子”在方言中也比较常见，而且独具特色。“启”，山西话与“读”同音，指屁股。例如太原、忻州、五台等地有下面的一些俗语：

赤启子撵麻狐——胆大不害羞：赤启子，指光屁股；麻狐，传说中的一种动物，类似狼。讥讽人胆子不小，但是做事不顾脸面，出了丑。

牙膏擦启子——没完没了：比喻做事情不利落，总也完不成。

钻了得老不顾启子：得老，脑袋。比喻办事情

只管眼前，不顾长远。

启子沉：(1)形容人懒惰，不爱动。(2)指喜欢到别人家聊天，一坐下就不想起身。

嘴勤启子懒：指人嘴上说得好，实际行动却很懒惰。

启子底儿流油：比喻占有了大量钱财。

拽启儿胡萝卜：比喻小孩子撒娇时蹲在地上拉不起来的样子。

有学者认为，“启子”在其他方言中很少见到，所以可以把这个词看作晋语的标志词。“启”字在《广韵》中就有了，是“豚”的俗字，“尾下窍”的意思。民国初年山西印行的《方言杂字》中也有这个字，与“笃”同音，释为“出粪门也”。在山西晋中、晋西和晋北方言里，凡“尾部”都称“启子”，例如“碗启子”指饭碗的底部；“黄瓜启子”指黄瓜头儿；“针启子”指针上引线的孔，等等。

“们不饥”是五台人口语中常说的一句话。关于这句话，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传说阎锡山当上山西督军后，就把他在五台老家的妻子接到了省城。阎锡山每天忙于军政要务，其妻的生活由勤务兵负责安排。一天，勤务兵请示督军夫人：“您今天中午想吃什么？”夫人这天胃口不好，有点不耐烦，便回答说：“们不饥。”勤务兵以为夫人要吃的是一种什么稀奇的“鸡”，便安排厨师去做。谁知厨师根本不知道“们不鸡”是什么样的饭菜，便马上派人出去，到太原的各大饭店打问，但是找来找去，都没有结果。实在没有办法了，勤务兵只好忐忑不安地去请教阎锡山。阎锡山一听哈哈大笑：

“‘们不饥’就是‘我不饿’，夫人现在不想吃饭，等她甚时候饿了，你们再做饭吧。”

“不饥”就是“不饿”，山西许多地方都这样说，一般并不难懂，而“们”表示“我”，在各地方言中很少见到。其实，“们不饥”中的“们”应该写作“蒙”，因为五台话前后鼻音韵母不分，人们便写作同音字“们”了。“蒙”在古代有表示“我”的用法，是一种谦称。汉代扬雄在《长杨赋》中就有用例：“蒙窃惑焉。”南梁刘孝标的《广绝交论》也有“蒙有猜焉，请辨其惑”的用例，张铕作注说：“蒙，客自谓也。”唐代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也说：“蒙之所见，及此而已。”这里的“蒙”，显然就是“我”。

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山西多数地方把冰叫做“冬凌（冻凌）”或“冰凌”，普通话已经没有这种叫法。称“冰”为“凌”，早在《楚辞》中就有了，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中也说，积冰就叫做“凌”；贾思勰《齐民要术·造神麴并酒等》中说，在寒冷逼人的隆冬时节，虽然已经把盛着酒曲的缸用茅草盖住了，但缸中的酒曲还是结了冰。到了酿酒的时候，要“洒出冻凌，于釜中融之”，这里的“冻凌”，就是冰块。

今年的前一年，普通话说“去年”。地道的山西话里很少说“去年”，而只说“年时”。这种说法在宋词中已经多见，如苏庠《菩萨蛮》词：“年时忆着花前醉，而今花落人憔悴。”刘辰翁《青玉案》词：“前度刘郎重唤渡。漫山寂寂，年时花下，往往无寻处。”到近代汉语里，用的更是非常普遍。如明代孔尚任的《桃花扇》：“年时此日，问苍天，遭的什么花甲？”清代

洪昇《长生殿》：“报道今宵七夕，忽忆年时。”

山西方言多把泔水叫“恶水”，例如马峰、西戎《吕梁英雄传》里就有这样的用例：“我给打杂，每天倒恶水、喂猪、看孩子……。”“晚间和日本人的洋狗睡在一起，洋狗屙在床上，还得收拾屎尿……真是从恶水缸跳到茅坑里，越闹越臭了。”这种用法在元曲中比较常见，例如《秋胡戏妻》：“自从秋胡去了，不觉十年光景，我与人家担好水，换恶水，养活着俺奶奶。”《金瓶梅》里也有用例，如：“自古宰相肚里好行船，当家人是个恶水缸儿，好的也放在你心里，歹的也放在你心里。”

做木器家具，山西方言常说“合家具”，这里“合”与“割”同音。“合”也是保留古义的词，是“制作”的意思。《水浒传》第四十回说蔡九知府叫人取了花银赏了戴宗，并吩咐叫人“合陷车”，商量差人将宋江解送京师，这里的“合陷车”就是做押送犯人的带牢笼车。《古今小说·月明和尚度翠柳》中说：“叫匠人去合一个龕子，将玉通和尚盛了。”“龕子”指棺材，“合龕子”，就是做棺材。

在晋南，小孩子如果哭闹不休，大人会吓唬孩子：“不敢哭了，再哭麻狐(子)就来了。”一听这话，小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这“麻狐”是个什么怪物，让大人小孩这么害怕呢？原来，麻狐是传说中类似狼的一种动物，也叫“马虎”。清代蒲松龄在《磨难曲》里就说“马虎好似狼，一根尾巴长在屁股上”；又在《慈悲曲》里说：“那孩子是怕马虎吃了，我还得去找他。”也有人认为这吃人的“马虎”其实就是狼，清代丁淮汾在《俚语证古·兽》里说，狼就叫马虎。太原话里的歇后语

“赤启子撵麻狐——胆大不害羞”，也从另外的角度证明了“麻狐”就是狼，因为这条歇后语在普通话里也有，说法却是：“光屁股打狼——胆大不知羞。”

在山西话里，这一类词语俯拾皆是，大都活跃在民众的口语中。也许，乡间老妪们在暖融融的太阳下聊天时，不经意间透露出的却是穿过百年、甚至千年时间隧道的文化信息。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说过：“对研究语言的人来说，山西方言如同山西的煤炭一样，是无穷无尽的宝藏。”实际上，从山西方言里挖掘出来的古词语，其宝藏的意义并不仅仅在语言学方面。

二、山西方言中的谐音词语

我们先看一则万荣笑话：

除夕之夜，王掌柜把伙计叫到柜房里，郑重地说：“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咱们生意人，讲究过年一定要说大吉大利的话。比如，面起了不能说‘起了’，要说‘发了’；饺子破了不能说‘破了’，要说‘挣了’，这样，咱们一年中就可以发大财，挣大钱了。这个事儿很重要，一定要记住啊！”伙计说：“记住了。不就是面起了叫‘发了’，饺子破了说‘挣了’吗？那还不简单，没问题！”

第二天清晨，伙计起来，看到面还没有发好，就去煮饺子。饺子煮得挺有水平，一个也没有破。

这边王掌柜早早就起了床，满心欢喜地端坐在桌子旁等着听好话，吃好饭。

伙计一进来，掌柜急忙问道：“今儿个面发得怎么样？”伙计回答说：“没发，酵子放少了，发不起来了。”

掌柜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他定了定神，接着又问：“那么饺子呢？”

伙计说：“没事儿，好着哩，一个也没挣！”

在晋南话中，“发面”，一般说“起面”，“面发了”说“面起了”。过年时掌柜不让伙计按照平时的习惯说“起面”，而要“发面”，是希望借“发面”之音而取“发财”之义。山西方言里的“挣”，除了表示“用劳动换取”的意思外，还表示物体突然受冷受热裂开缝儿。比如受冷的玻璃杯突然倒进热水后迸裂了，普通话说“杯子炸了”，山西话说“杯子挣了”；冬天院子里盛满水的水缸冻裂了，也说“水瓮挣了”。平时吃饺子，最好是个个完整，一点儿破口也别有；而过年时的饺子“挣”得越多，预示着来年钱挣得越多。上引笑话中两对谐音词语的巧妙运用，把掌柜乞求发财的急切心理和伙计的单纯质朴刻画得惟妙惟肖。

这样的笑话不仅万荣有，在山西各地都可以听到。比如五台县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老秀才，多次乡试未中。这一年，他想再去碰碰运气。临行前，希望能讨个吉利话儿，就让妻子去做碗面条给自己吃。面条做好了，老秀才磨磨蹭蹭不进厨房，却装模作样地念起了诗文，等

着妻子来叫他吃饭,说一声“浸了(进了)”。

妻子果然来叫他了:“你都念了几十年书了,还没有念够呀?快点吃饭吧!”

没有听到妻子说“浸了(进了)”,秀才有点生气:“书还有个念够的时候?你赶紧看看去,面都浸了(进了)吧!”

妻子说:“这你就放心吧!我知道你今天出远门,专门到邻家借了一碗面,人家的面好,不怕浸(进)!”秀才一下子火了:“咱家有面,你借人家的干什么?”妻子委屈地说:“我还不知道你那毛病,老也不按时吃饭,我怕给你浸了(进了)嘛!”秀才不由地叹了口气:“唉,看来我想进也费事呢!”妻子忙安慰道:“看你傻不傻呀,浸了(进了)哪有不浸(进)好呀?这回肯定浸(进)不了,你就快吃吧!”

可怜的老秀才,一下子晕了过去。

煮出的面条粘在一块儿,普通话说“坨了”,运城话说“黏了”或“塌了”,而五台话说“浸了”。特有的方言构成了特有的同音词组“浸了”和“进了”,秀才的故事由此而生。

用话语来趋吉避凶,是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现象的本质是语言崇拜。在遥远的蒙昧时代,先民们由于无知,对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以及动物、植物等世界万物产生了极端的恐惧,从而建立起了种种神秘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种种灵物崇拜。巫术的出现,用语言在人和超自然的神灵之间构架了一座桥梁,由此,语言便被赋予了上能通天,下可通地,降福避灾,不可思议的神秘

力量。语言崇拜渗透在民间婚嫁、生育、丧葬习俗以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和民俗风情紧紧相连，谐音便是其主要的形式之一。方言中存在的大量的同音词、近音词，构成了谐音民俗的语言学基础，而不同地域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以及心理、行为习惯，则孕育出了形形色色、丰富多彩的谐音民俗。

（一）谐音求吉

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历来重和谐，盼富贵，祈平安，求吉祥。子孙兴旺、家业昌盛、合家幸福、健康长寿是理想的生活追求。这些渗透在国人心灵深处的价值理念，往往通过一些谐音吉祥物体现出来。例如：

旺火 “旺火”是过春节时，家家户户在门前燃烧的火堆。过大年，燃旺火，求吉利的习俗，通行于山西各地，并且由来已久，在清代编修的《大同府志》、《大同县志》、《赵城县志》、《寿阳县志》等地方志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在辞旧迎新，万象复苏之际，燃烧起光焰通红，久久不息的“旺火”，表达了人们对家业兴旺，日子红火，大吉大利的美好企盼。晋北盛产煤炭，“垒旺火”之风更盛，尤其是怀仁旺火，更以其造型美、气势大、火力旺，不易倒塌而闻名。大型“旺火”的制作过程是很复杂的。首先要“选炭”。“选炭”一般直接到煤窑里去选，选出的煤块大小要层层递减，以方便于垒旺火时层层往高处摆放。最底层用的煤，块儿最大，叫作“毛炭”。特需的几十斤甚至百余斤的毛炭，需要在井下预先选好再开采。其次要进行“修炭”，即把不规则的煤炭切割成边沿整齐的方块，并把五个面儿修成光滑的，一个面儿修成粗糙的；